

清音樓遺稿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53

2



文庫11

A 1153

2

柳田泉文庫



清音樓遺稿卷之下
 而示二排語
 散大夫山邨良由君裕著
 孫良彰士德同校
 良緒
 臣武居端正甫
 金鯽壺蘿石盆記
 凡人所以生者神也故神竭則死予平生好讀書也
 常鯽鯽恐神之竭於是乃設二物於案上倦則對之

清音樓遺稿

卷之下

嘯咏焉二物者何也曰金鯽壺曰蘿石盆壺高不滿
二尺細頸大腹冠之以錦實之以水玲瓏晶瑩金鯽
數頭潛處乎其中有紅者有白者有紅白相錯者有
黑點斑文者相與振鱗掉尾照曜如數片黃金矣盆
大如帽而秀削太古前及左右有穴四所狀如李如
棗如瓢如瓜內皆相通自頰至左腋裂為澗兩峰突
怒自然有瀑布之勢有小葉蘿自腰直循澗上而至
頰環周又有一枝入穴中蔓延幽趣可愛也明和四
年春會諸賢于草堂而示二物諸賢各顧而有詩余

喜乃粗記其形狀

祭大湫先生文

維安永七年三月三日大湫先生卒于東都晚生岐
咀山村良由謹以薄奠授家臣某告先生之靈于東
都曰嗚呼卓犖東方君子之國鉅儒更起迭建皇極
鉅儒既沒風云變而天下滔滔唯競麗詞維此先生
生張移勢英峙俊邁今古鮮儷一朝矯翼海運移東
赫赫東都羣后来同競迎先生側席仰風迺後麗詞
實行是崇不為祿羈不為利回俱俱昂昂爰育羣材

而未中道玉樹遂摧嗚呼哀哉由也隔地未見其面
屢託鴻鯉中心是見遙望天末朝昏戀戀一爰聞訃
涕淚如霰胡越可至死不可生徽音絕矣何由忘情
嗚呼哀哉向得書札猶未盈旬取而讀之誨言諄諄
永矢奉誨夙夜惟寅幽魂茫茫欲報無日敢向九泉
款啟自陳嗚呼哀哉尚饗

愛御岳說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一拳石
皆邦君之所有况山岳乎然而若夫雄峰峻削噴雲

泄霞晴也陰也熒熒濛濛狀自有知者而能愛之猶
非知酒中趣者則不可共言酒焉邦君則不與也予
也有煙霞痼疾韋身生於千岩萬壑間對山嘯詠槩
無虛日亦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嘆而其最秀者無
若御岳駒岳駒岳則吾朋石作士幹已為之伯樂矣
而御岳則未也夫信美數州橫目之民何限自非其
無目者誰不望御岳也而至其知而愛者寥寥乎無
人哉予亦生此土望御岳面者三十年于此矣未能
為心友也壬辰冬之尾州也道經岳南一路百餘里

自北自東望之數時白雪皎然宛如十丈玉井蓮雙
開者面面如一於是心乎愛矣岳亦若驩焉和顏相
迎者遂默把解於白玉京以定神交云蓋御馭也其
所馭者何也曰駒岳也然則冠諸山者可知已是予
之所以愛之之意也

古今方序

秋元士漢以醫委質於吾家三世矣士漢嘗集古今
藥方凡七百四十九分為三卷名曰古今方請予序
之有客譏之曰醫有古今藥方亦冰炭矣而是書清

收之且其集方多則多矣然而論疾之所宜不詳悉
則雖多將欲安施乎予曰不然夫醫猶將與疾者敵
也藥者卒也方者策也敵也敵勢千差良將之策隨
彼轉化病證萬別良醫之方曰彼變遷故策無必勝
之策方無必愈之方醫之巧但在博通藥性妙解病
由臨機轉用之而已後世庸醫動輒膠柱鼓瑟以為
是火牛之陣是滅竈之策每用之可必破敵一守古
人糟粕欲以取効豈不謬哉且方雖有古今之別要
之攻守而已矣或守而却敵或攻而摧敵雖二實一

也而陋見之徒或互相仇視至於引繩排根以不相容何其偏也補其可補擊其可擊無偏無黨並用之乃可士漢之意其諸在此乎客赧然因書是言以為序天明六年丙午夏六月

報滕蘭字

八月辱手書當即答者固矣而遲緩至今怠惰之罪奚自所逭伏惟足下為大邦醫士之領袖兼以才學優長誰不愛慕之乎哉日者每聞人第張藩國手必推足下以為稱首是以私心既已敬之今茲夏二豎

為介辱臨敝邑始得接顏色且聞論醫理的確明辨乃知嚮之所聞非溢美也但所憾一別參商徒望天末惆悵而已於是欲附鴻翼傳恣恣者數而以塵務故終不奉一字怠惰之罪奚自所逭見問中秋興致時雖天適屬晴乎弊居固乏南樓輪奐之美微軀亦非庾亮清玳之才獨坐窗中弄深山光景耳想大都之多高士足下左提右挈繫舟蓬島下月湧大江水天一色灑酒扣舷飄飄然以嘯咏耶抑將高樓上滋味雜陳肴糝錯該左簫右笙鐘鼓俱振以賞月耶不

勝欽羨之至也。今也白帝讓位，霜威日加，文史足用之時，案上酣戰，惟此時為然，由也。孤陋且加以冗忙，徒嘆惜居諸如流而已。茲領惠紙，敢不拜豐儀，蕎麥一筐，敬助庖厨，垂炤不盡。

報紀平洲

乃者得捐書，不佞見之一懼一喜。懼者何也？別來且七旬，非不引領西望，日月以冀也。奈何以去歲不登，至今夏米價踊貴，况我政岨區區，小縣庶矣，而食不足，常仰穀隣國，而隣國或有閉糶者，是以元元罷極。

愁訴日多一日，由也。雖下愚乎，不忍立而視其死，更欲效其尺寸，以求收與芻然，而才短事繁，動輒憤眊，不深徒嘆賊夫人之子而已。是以日日鞅掌，至今未嘗奉隻字，而還得長者手訊，何以取引領日冀之効，也是其所以懼也。喜者何也？來書封大中，必有文藻如琳琅珠玉者，即拆封披之，果得大作讀之，則章章溫潤，句句照耀，吐發英精，恰如躬坐玄圃矣。其中一珠，則致之石作貞，餘皆韞匱而藏之，已是其所以喜也。書中言及於辱臨草堂時事，適令人愧赧，噫！一僻

邑無由擊鮮但一二溪魚聊以表寸心耳而先生省
穡不佞之厚令叨居一青眼列書辭懇懇何以當之
所約王瀧紀行以前示友人某而無兼稿久不果近
者始見返乃使家臣某寫之謹致諸坐下稽緩之罪
寬恕是賴時漸屬晴溽暑灼人然為祈有年故不敢
言苦熱伏請為斯文自重驛使將發草草不次

祭北海先生文

維天明八年月日福島關尹山邨良由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北海江村先生之靈嗚呼先生有此

懿德重以雄才藻翰之美一時占魁名聲赫然遍于
四隈何謂駟訃遽茲告哀仰止未已高山既頽嗚呼
哀哉於赫我皇一代萬古萬世有文文人相繼矧
今之時歷世鮮儼詞客如雲歎唾成珠珠玉既夥瓦
石非無若猶亂薰似蕪奪朱於戲先生能辨迷途曼
曼長夜一朝始旦先生今沒恐復曼曼嗚呼哀哉由
住遠僻常如調飢向游京洛一接麗眉笑咏半日其
樂熙熙別後數載高歡無時昨隔山河今隔死生譬
猶猿狖失木哀鳴惆焉深傷中心如醒強言援筆聊

寫哀誠臨文慟哭淚血滿盈嗚乎哀哉尚饗

應中津川酒井盛真需題閑適樓記後

寬政改元之春予自岐岨適尾州道經中津川驛先是驛豪酒井盛真寄書於予左右請予宿其家言辭懇懇是日著禮服踰麻上下者迎予於驛東前導到其家家雖市中門戶瀟洒中堂至曲房夾室咸窮極雅趣有樓所謂閑適樓也樓上名畫古器縱橫錯陳我心果適矣然而樓臨湫隘囂塵地何以稱閑靜言思之吾知之矣主人心不屑小隱則閑者在心不在

地也樓中別設茶寮精潔雅素心益適矣既而擊鮮釀酒山梁之餐鮮鯉之繪煎葵調和伊易不啻小飯大歡時皎月照耀乘興裂五色箋任意吟咏方是時不知身在旅亭徹夜罄歡而發先是盛真嘗贈予鮫皮鞞旭日者蓋鮫皮本邦用裝刀柄而其價大有等差旭日者其上品尤高價者也予乃以飾佩刀每日見之必念盛真念盛真未嘗不想閑適樓中之興也今讀此記有感偶爾書之於卷末

說畧序

夫國之有災害也猶人之有疾病與而之所以攘災
害而持治局者有二曰經曰史二者不可偏廢故明
經而不明史則如膠柱之瑟一唱三嘆之妙不可得
而盡也明史而不明經則如無星之衡雖有權不可
得而稱也經史俱明始可與言治已矣又譬諸鑿藥
方經也而方一定疾則不一定以一定之方應不一
定之疾非博觀察古人臨機立方之跡本經應變據
往揆來何以得方劑破的以驅二豎乎是其所以不
可無史也然而史自左國而下遷固壽燁至歷代諸

史汗牛充棟假令家居無事焚膏油以繼晷積以年
數猶或恐不遍也何況職任在身夙夜在公遑遑汲
汲者乎松藩儒官木澤某纂書數卷名以說畧其為
書也採錄古史之要以令夫世之君臣有志勤學不
暇博覽者讀之為持治局之助其志與世之徒以詩
文銜鬻虛名者異矣不亦可善哉書成介人徵序於
予予大其志不敢辭卒爾綴蕪辭以贈焉寬政庚戌
夏六月

報源規卿

初春之書至二月得之當即報者不佞之分也有寒疾困倦不果尋且患麻疹淋葶一月中間殆不知人者二日非有穆公簡子之遊唯沈冥伏枕耳幸不化為黃土數日乃間雖則間也精神恍惚動輒不眠累日羸瘠日多一日以故不親毛穎輩久矣而又聞餘夫子長逝之訃魂精泄橫忽復為疾雖然違濶至今不可不報乃力疾強布字陳一二下悃爾衰耗之餘驢鳴不啻願足下憐恕焉伏惟夫子為海內儒宗鴻軒鳳舉學者之所法天下何可一日無夫子者而未

及中壽一朝易箒謂之何哉由也雖厠社中未列江山遼絕生不能飽淳淳之誨死不能廬於冢上空潛淒乎天末焉憾可知也幸有足下諸君在知天下之不媮我黨哉向所錄上鄙稿固冀牆無可朽者而不一切棄擯之篇篇下評語美則不敢當駁則一一中戒疾也敬謝今也梁壞之痛詩腸盡腐待他日復故有以請已哭詩二章附上請致之於夫子墓下諸惟
垂 炤

敬佐翁七十壽詩文序

郵無正御馬也執轡如組兩駮如舞其磬控唯所用也故雖上下九折不曾為蒂芥况改轍康衢乎翁姓澤田名安胤敬佐其跡世臣事于我家而託不御之權二十年所于茲矣蓋吾岐岨之俗頑鈍亡恥故其治之譬猶上下九折然然翁治之夙夜不皇安誘進之數歲於是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焉嗚乎如翁可謂能勉難者矣難者猶如此而况其它乎其似郵無正之術者可知也今歲丁亥翁七十以九月十二日為初度於是予乃觴於

翁賀之酒酣翁避席長跪曰臣不敏幸得遭寵遇之厚而尚保狗馬齡也而無復以報德於萬一其謂之何而四方君子不知臣不肖辱壽臣以錦篇不幸而得榮乎曰欲輯錄之以傳子孫但所憾詩文不多是已乃出而示焉予曰閱之至大湫先生序乃喟然而起屬之翁告曰孔融不云乎鷙鳥累百不如一鸚此一篇勉難之功不朽萬古矣何貪多之為况球瑤琅采色的皦映乎明月者諸子之篇頗亦有之乎何憾之有翁曰唯唯集於是乎成

先師澹齋長治君行狀集成序

恭惟四海浴於仁民未始有之蓋賦而亦之於所
神祖戡亂之德民不聞刁斗聲者二百年于此矣不
肖如由也亦生長其間目馴尊罍耳習管絃動輒將
忘危宴安之狃也於是憤發欲講武而吾邦之兵
家以甲越為稱首則不得不就二家學焉而二家之
書雖有益於今不尠然而所憾文辭鄙俗序次錯亂
且揚武絀文不必節制是蓋後人資二公聲譽所編
輯豈二公所自撰乎哉或謂得魚忘筌何拘拘文辭

之為殊不知筌不全則魚亦難得也後余受乏為
尾藩老留滯東都藩邸中有鈴木碩甫治長治家
兵法時吾公專脩武備碩甫及余亦與焉曰是時
時與碩甫畫兵事遂得兵要錄讀之乃擊節而嘆曰
有是哉其為書也雄深潭奧余雖不能盡通要之綱
羅諸兵家提要鈞玄專唱節制文武兼用別為一家
言可謂俞戚之亞也實足以一洗吾邦兵家舊來
之陋習矣我盍歸乎乃欲學於碩甫時余官事鞅掌
僅行東脩而已尋碩甫歸尾州不能申明其學久之

余以疾解印住東都數年又歸隱信州文化己巳之冬以療疾之尾州方是時顧甫已沒聞其高弟有中
山後凋軒乃介人告前志而列門下聽講兵要錄愈
益信前言之不謬也今春後凋軒撰先師澹齋先生
行狀而成乃屬余序余也壅蔽樸愚且後凋軒之文
詳悉不遺余尚何言哉然而知己之命不可辭矣乃
姑叙所以先師之於兵學海內無與二為吾邦兵
家務式以塞責焉嗚呼後凋軒之有功於先師不亦
偉乎文化庚午之夏

木曾名勝畫帖跋

文化乙亥之冬予之東都留滯赤羽賜第時久留采
箕嶺先生亦在其邸以居近常相往來遂締師友之
交款誠日厚丙子之春予歸木曾先生亦尋歸鄉途
經木曾過弊廬於是擊溪魚醺村酒劇談數回拍浮
叫絕信宿別臨別相共分賦木曾十三勝繫之以畫
裝以為帖而贈之嗚乎是比寶劍千金之贈云矣哉
聊以表寸衷云爾

題馬象乾註明七才子詩集

此書舊在尾藩文庫中而古所罕有者予嘗借覽之
會宅中失火其書并燬予大懼而無奈之何爾後思
償其過求之四方而不得今適得之余之說不可言
乃淨寫上之以納文庫中庶幾償前過之萬一云爾

響泉說

松井正房請予名其所畜鼓弓予乃名之曰響泉以
其聲濺濺似澗泉之響巖下也正房為人沈敏寡言
性好音律最善鼓弓春花爛熳之朝秋月清涼之夜
獨坐樓上奏之其聲嘹亮餘音不絕如縷聞之者莫

不垂淚焉夫鼓弓者不知誰所作形似三線而音類
笙竽以馬尾相摩出音相傳蠻人常摩之以辟蛇虺
近來東都磬者藤上者尤善之極其妙遂製新聲數
曲以與箏相抗正房之嗜良有以也非復世之俗客
動輒鼓三線歌舞者之比矣正房已請予名其器又
請書其所以目率爾題數言以贈云

觀風集序

方壺山人性嗜詩滿腹唯風流毫釐無牽俗之心矣
且足最健雖日跋涉山水未嘗見疲倦之色也今茲

文政改元之夏一朝至予門曰禮也於律學有可疑處欲之筑前貨問龜元鳳敢辭予驚曰筑前距此殆二千里矣况炎暑爍石之候且獨行乎願待秋涼備僕馬乃可山人掉頭曰以禮視之比隣不啻時雖暑熱何妨焉予再三止之不聽遂發至十月上旬飄然而歸自龜元鳳以下道路所經訪騷人韻士不下數十人或贈之以詩文或有以書畫皆自負擔歸解裝則坐上積若丘是雖究累年之力不易得者也友人澤田徽等深惜其散亡輯之為一冊子名曰觀風

集乃索序於予予善其不趣利專力於風流卒爾書之贈云

一 高木氏墓碣

高木氏初諱鐵子後改加賀子本藩故高木有秀女也母澤井氏早沒事繼母孝順以寶曆癸未歸故中山伊平次清秀君既而寡其族人憫其壯而寡欲取嫁之高木氏守節不肯守貧撫孤教誨無所不至生二子長子名清寬字玄容彌後凋軒事母至孝文武兼備善讀書屬文自幼治長治氏兵法教授藩中聲

名籍其次女高木氏以寬保二年壬戌正月十九日生文化丙寅十一月十日病卒年六十有五從邦俗法謚號本要院明高日忍葬國城東南常德寺蓋先塋所在也其詳在鈴木朗所撰產衣記文政改元冬後凋軒命由以銘辭由之於後凋軒有師弟之契則誼不可辭於是叙其畧綴以碑銘銘曰守節撫孤一家和協更育斯子終輝門葉

復古賀溥卿

七月之書致自筑後邸得書回環奉讀宛如面聞高

論承聞再遊崎陽崎陽之地九世人生涯多不得到即得到焉得入蘭清館中哉而足下入蘭館親接加美丹者觀若玲怪之書聽若玲怪之樂觀若玲怪之舞飲食若珍怪之酒食是時也似兩腋生翼飛渡萬里之波濤矣誰不欽羨哉又入清館親接清人筆語以定交且供饌豐盛其食味至六十品許亦夥矣哉盛以瓜李之類亦不容易而况珎有乎然而清人皆劣劣無與足下爭筆鋒者若令文人江芸閣者在足下揮大手筆酣戰數刻則不亦一大快事哉是可憾

已然而讀足下妙文且千里頒領兩館之看則亦與從入館中與足下並坐一般矣謝謝讀足下贈清人筆語始知足下漢高之裔昔在漢高提三尺劍席卷天下甲冑之士足下揮三寸竹管席卷天下縫腋之士文與武其跡雖不同矣均之席卷天下也可謂不愧其祖矣茲領惠篋五握貴邦之製竹骨如絲精巧可愛試搖之雄雌風隨手而至納涼之候坐右不可無者謹謝厚惠去歲遊復原樓之前後遊墨水兩回與二三友人賦詩滿百首曰上木充他日卧遊之一

助適刻成日頌一本俯賜電矚幸甚伏惟照亮不備

玉芝園詩草序

慶元以來昇平二百年海內靡然嚮學是以雖閭閻小民以詩鳴者不乏其人矣而至王公貴人則不多見何也蓋身長於深宮說宴安惡勤勞是以讀書不精切磋無友偶有所吟咏左右便佞以驢鳴狗吠為寵吟鳳聲飾虛辭相誑耀於是傲然自足終不深研究王侯貴人之多秀而不實為是故也南谷瀧君則不然弱冠勵精讀書討論百氏而傍工於詩自壯歲

至今詠言甚多且每一篇成練之再三苟有微瑕則必改是以其詩皆粹然方今稱搢紳中無匹矣嗣子雪堂君畏蠹魚之害將上木弘世索序於予予謂近歲文學之盛搢紳之徒刻其詩傳後世者無幾是藝園之一大闢事也今有此舉不獨吾黨之光華亦國家之光華也如拙序可以不文解固也然而由也辱知己之過於南谷君二十餘年于此誼不可辭於是述所以為

國家喜以貽之今附衆序之後云文政二年己卯春

二月

祈稻荷神文

稻荷之神曾降日東翔游帝京爛憺壽宮維此白狐代神聽訟求之即獲響應影從遠近翕然家祭戶供寔有白狐噫吾京德嶮岌曾谷山嶽四塞嘉穀不生仰食隣國隣國閉糴無由得食况又吾家入少出多一朝有變奈守禦何乃訟王朝侯門斯過侯門如市動生風波願借神靈下意上達一浴雨露宵襟開豁題諸子臣所書小倉百首

文政己卯之夏予偶得疾卧床竟日長夏無事莫可消閒者乃取小倉山莊倭歌百首令家族及侍臣等各書一首論其巧拙以自嬉自予至中村重右衛門總計百人姓名具中木曾以國字書鳴者昔有西尾元格宮地夕雲父子後有先考鮑山君及三村立珉誰某今有可比肩者乎嗟乎古今之不相及可勝嘆哉

書畫帖序文

尾州知多郡人小島祚卿介人示書畫帖且請書片

言於卷端予受而隨之書也畫也紙上珠連毫端錦
翻或若翔鳳或若舞鸞或若山水臨坐上或若古人
再出或展開再三忽覺襟懷清涼也因謂昔者海內
潰亂農夫釋耒工女下機不安其生况暴將所過屠
戮生靈分崩離析避亂入山林之不暇何以聚首相
樂哉今也昇平二百年海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
革家家相親安土樂業乃至雖庶民乎揮毫染翰弄
書畫晏然相樂矣是得非
神祖撥亂之餘澤哉然而縱今遇清寧之世國君暴

逆不撫庶黎賢者離悖綱紀弛廢則餓饉流隸民無
所錯手足也而方今明明在上穆穆布列盜賊屏迹
姦邪衰止方內無狗吠之警是以恣得從事所好則
國君之恩惠亦大矣哉然則覽此帖者謹懷

神祖之洪德與國君之恩惠不可不深感戴之矣
若夫如由也亦因

神祖之洪德與國君之恩惠不知飢寒隱居深山
中時時來往乎都下樂此是則豈與祚卿有二乎今
序此帖不忘樂哉回贅數語以為序文政二年己卯

秋七月

與龜元鳳

方壺山人歸審足下無恙修馬遷之業狀大慰鄙懷
顧天幸生方壺山人者千里一足飛鴻不啻西筑之
遠絕殆如鄰鄉愉快何如且齋足下高序至乃灌盥
讀之數次擊節嘆曰有是哉世雖澆季天降斯人以
鼓吹斯文予何幸得置諸鄙集首光輝映發令予萬
世不朽者非斯文而何喜悅之至不知所以謝之急
令剖劂氏削梨棗俟之願足下早淨寫之以見投焉

曰并贈欄紙若夫措隸行草及行之多少唯足下之政是賴由也將之東都發期在迓俗事如湧不遑多布字統祈諒察

應渡邊伯紀需跋澹齋先生墨跡後

右先師澹齋先生之手澤也後凋軒先生今年之信之松本探澹齋先生遺跡遂求得其手澤而歸門人渡邊伯紀劇務之間覃思於斯道兀兀不懈乃頌一紙與之伯紀大悅顧予俾有言以予廁社中之末不得固辭遂贅數言於後云

與後凋軒先生

向聞先生往松本也以為歸路必過木曾乃冀除弊廬待之久矣而今夜宿福島驛會田生且贈不佞以先師之手澤一紙由也當徒跣而訪逆旅相迎者不佞之分也而適為二賢所隔不得親聞闕先師遺蹤之狀憾為甚也嗚乎先生斯遊有功於吾道不少矣顧先師於地下喜可知也由也他日遊尾州飽聽其話以解憾已所賜先師手澤隋珠不啻十襲以藏焉謹謝餘附田生口陳不備

仙人忘機集跋

全惠師者嘗拾畫松摺扇以為瑞祥需詩及倭歌諧歌於四方不日為卷彌曰仙人忘機集曰顧予俾有言予曰夫扇者所以握清風於掌中而退炎暑者也予思之矣暑者眾生為六欲所縛常在毒火臭煙間苦焦熱之象也清風者佛祖仁風吹消世中毒火救眾生苦惱之象也然則得非師他日住大刹徒眾如雲講經誦偈握佛祖仁風於掌中直消世中毒火救眾生之徵乎况扇面畫松自有千歲之色且摺扇之

形本狹而未漸廣自今以往師之道德日長月高傳法燈於千秋者不可疑矣乃書此言於卷末以為跋

言外俗語彙譯跋

六經諸書皆華人語故華人語不可不學也而華人語有雅俗雅語雖華人不學之不能焉俗語則不然以其平常所言語故也此方人以言語不同雖俗語亦不學之不能焉是以雖宿儒或不暇學俗語則有不能讀之者如由也齡垂八十未學之空束其書於高閣水藩岡野子玄技藝餘暇為讀律令刑法等書

者著俗語彙譯屬者遠示之且令予有言予受而披之廣采律令刑法書及小說中難解語以音分部傍附譯令人易解若夫未嘗學俗語如由者置此書於座側以讀俗語書每逢難解語輒依音索之不必問象胥氏而渙然冰釋矣若此書可謂讀俗語階梯也庶幾不秘諸帳中亟授剞劂與天下共寶焉乃書此言於卷末以返之

題先師澹齋先生手書後

右先師長治夫子之遺墨也夫子初弱冠仕加納侯

松平直政未幾有故一朝棄職祿而去後加納侯移封信之松本即今之松本侯也去歲後凋軒先生探夫子遺蹤之松本訪內田孝寬家夫子之在加納也以其女弟嫁加納侯臣內田孝勝孝寬其裔也遂得夫子所手書銃頭戒銃手禁令一本而歸予覽之筆力堅勁非復世之書家所企及也乃請先生令水野有民鈎摹予臣芦澤兵次刻之刻成神彩飛動毫釐不失筆意模寫亦工哉有民名忠親尾藩世臣為人謹慎而有材勵志善勤文武之業後凋軒先生之門

人也

鈴木氏字說

後凋軒先生之門人鈴木英益介先生請予字之顧予非其人然而予亦同門之人先生之命不可辭矣曰謂曰予嘗聞之鈴木氏夙好武藝諸般皆善之而以為不學文則不免貽偏武之誚遂又學文日夜不倦我長治子有言曰鳥飛賴兩翼而擊士德賴文武而成請更名曰英賴字之曰伯翼先生以予言為當日書此言為字說

文宜雨堂詩集序

予之相張藩在東都市谷之邨也居與平洲先生比鄰時米澤蘭室先生來遊於平洲先生之門與予居僅隔一牆其間不過二三十步而予官務鞅掌未嘗及一交語既而先生歸羽平洲先生亦尋易簞矣後數年予亦辭職歸木曾爾來優游其遊寓東都歲率居半偶得石梁樺子於久留米邨劇談樂飲日相親善既聞先生退隱自號煙波釣徒專以筆硯自娛予不堪欽仰之情乃賦一律介樺子寄之其韻偶用一

東先生之和來韻乃二冬且曰自此之後逐次盡三十韻以相唱和予欣然從之然羽之距信一千餘里加之以事故疾病置郵留滯詩筒往來一歲大概不過三四乃經數年而後唱和甫畢云嗟乎昔隔居三十步而不得面識今也相隔千餘里而得結神交可不謂奇哉近者先生託方壺山人傳語曰僕夙好詩文所作不下數千門人輩請刻之乃姑欲抄其一二以上梓幸得執事一言傳諸不朽榮莫大焉予也不文可以辭焉而千里之遠既得辱交則於義亦似

不可默也予聞先生為人通明公正其業成而歸命為督學兼司重職頗預國政闔國稱之頌聲藉藉固非世之文士競麗句誇筆花以互相高者之比矣則如是舉固先生之緒餘已讀者思諸如其序翠軒石梁二子悉矣予亦何言唯是千里之遠既得辱交目聊言其交之所以奇以塞其責矣

答蘭室

向見投玉詩而不佞病勞竟日加以老懶萬事敗落是以未及和之又重之以尺一伏讀審矚狀欽

仰何已前日託松木文雍請三十韻唱和詩之序而
解之以瑚璉瓦石為譬嗟乎君子守謙之德一何至
于斯也顧東都則操觚士之所輻湊八斗才不乏其
人固如尊諭然足下年與德高誰得出其右哉請勿
辭也惠詩之和勉綴以呈之病勞之餘狗吠不啻叱
擲為幸不佞雖久困二豎今也頗有起色勿勞過慮
不備

東海唱和序

文政辛巳之夏吾友南谷源君遊常州初君先考扶

搖君佐伯侯之介弟也出為水府老山野邊氏養子
生君於水府既而扶搖君有故辭山野邊氏歸東都
君亦從焉後君為瀧川氏所養嗣其家仕朝歷大官
顯職三十餘年往年庚辰之冬謝疾致仕遂有此行
乃謁先妣墓且訪水府諸友又至那珂港浴潮水療
疾留滯二十日許水府諸子與君有舊者相將訪君
寓居連日唱和得詩若干首集之為一冊歸東海唱
和君乃示之予需序予受而讀之篇篇珠璣句句琅
玕殆逼唐人門戶使人三復不已由也不文加之以

老耄何足，以冠斯集。曰固辭不得，命乃書。數言於卷端，此行也。往來六百里，每遇勝景，操觚數次。其詩則別錄。藏家云：壬午春正月。

橘園記

渡邊仲敬之園，號橘園。仲敬之父東溪先生，嘗受橘實於尾張源白公夫人。蓋禁中所植，右近橘之種也。東溪先生乃種之園中，經年枝葉茂密，黃實纍垂。曰以名園東溪先生鑿術精妙，察脉療病，若運之掌上。世以稱國手仲敬，亦繼之。銳意於術，研精覃思，雖貧

賤，廝養必盡心力。是以其術大行，請藥者日日麋至。云昔者蘓仙植橘，施其葉以救病。仲敬雖不施橘葉，日對橘樹，沈思施神劑，則與施橘葉一般。且仲敬為人澹泊寡欲，類蘇仙。則自今以往，俱橘樹保遐齡，長救人疾病，不可疑矣。是吾所以為仲敬祝之也。

題澹齋先生遺墨後

是為先師澹齋先生之遺墨也。會津侯臣齋藤子經得之，示予。且請題一言。嗚乎！先師夙懷命世之才，隨撰兵要錄，以為萬世之典刑。誰不仰止之哉！子經壯

歲志於斯道日夜覃思已升其堂又入其室今得此也先師於地下喜其成與之以勵其志亦不可知也予以列其門未不得固辭乃題一言云

寫本扶桑拾葉集序

一日諏訪賴篤君訪予閑居乃出寫本扶桑拾葉集示予且謂曰先考之未沒也親自寫此書六卷業未卒而沒享和二年壬戌僕擢為小納戶在職六年一朝遷小性組實左遷也僕大畏之公事之外慎幽居于一室三年許適懷先考寫此書未卒乃借刻本於

小納戶天野昌效寫之二十四卷竟為全書願誌斯事於卷端以示子孫予以與君有多年之好不得解之卒爾記之云扶桑拾葉集三十一卷自十八至二十三六冊其考賴房君所謄寫餘則賴篤君所書也題揭水無祠和歌後

文政壬午之冬予罹疾在木曾病惱度日無閑可消偶見孫女輩學和歌乃命孫女五人又令侍臣及近隣好倭歌者分題咏之得六十一首乃使秋元公英書之揭諸祠前以禱我疾之平復云

清音樓遺稿卷之下終

二十四卷

曾祖考德光君行述

曾祖考德光君諱良由字君裕號蘓門稱伊勢守姓
 大江族山邨氏其先或謂出自權中納言匡房中失
 世系其詳不可得知也 神君西討時君七世之祖
 宗用君奉命率吾家支族及千村氏馬場氏等族攻
 取木曾轉戰拔濃之諸城以功食邑濃州在任木曾
 開封治邑兼司福關鎖鑰食祿五千七百石餘分宗
 人以謝戰勞其後及 國家賜木曾 尾公吾家亦
 屬于尾自爾以來世嗣相繼四傳至宗嶂君早卒無

嗣以其弟為子是為宗仁君宗仁君有子亦天養文
流良考庶子為嗣是為仁光君鮑山其踊即君之考
也妣則宗貞夫人宗仁君第二女君生穎敏神采映
人比八九歲已志讀書晝誦夜思惟日不足侍醫恐
其刻苦耗思生疾陰白鮑山君而禁焉君深悲之寢
食俱廢鮑山君及侍醫大懼急許之從其所好當此
之時未曾文教未闡絕之師友其好讀書者獨有三
村璞而已然三村璞瑩也銳意其技不暇侍讀於是
君大奮厲益勉讀書頗通經史百家之言寶曆十一

年年二十從鮑山君東行朝見幕府回委質於熊
耳先生納交諸名家而歸後數年會臣石作貞遊學
于勢之大湫先生門下業就而歸君甚說之日夜相
切磨不已其學大進及熊耳先生沒又通書大湫先
生及平安北海先生投詩名文承其刪潤若或諸書
難解者抄書以問之二先生亦感其篤志必答書以
析中之其學愈進君又好讀國史有意于馬班之業
曾記北條氏九世事脫稿者若干卷殆將卒業天明
元年辛丑十月鮑山君致仕君襲封治邑時年四十

明年壬寅以子玉壘君朝江都及尾藩一如祖宗故事七年丁未比州大饑木曾尤甚鄰境閉糶穀價踴貴餓死者相望道路雖偶得生者不免有菜色君大患之自將有司巡視部內押錢穀以賑窮民民因是以免死亡者不可勝數也翌年三月又朝江都謁幕府獻賜盟書一如古例時尾公亦朝覲在東目又見尾公于市谷第尾公特賞其善政且賜時衣二以謝去歲救民之勞是歲尾公請大朝使玉壘君襲封別與君祿三千石引以為相時年四十

七君相尾十一年當時尾公有譽于治君蓋有與焉寬政六年甲寅爵叙從五位下吾家鼻祖以來未嘗有叙爵者而今有此寵闔境榮焉十年戊午三月以疾固辭職尾公別與養老祿若干而聽之退居芝第君之在職機務煩劇以故筆研之業自廢國史之舉亦不果至此大得閒暇舊好增勤居可一年第中失火文房諸具及平常所為詩文向所脫稿之史併為烏有君夷然不以為意愈益操觚不已既而移墨水別業又無何歸木曾經營別館壘石引水自以

清音樓詩集卷之三
三
為娛又新起書樓園中名曰清音樓築一亭名曰仙
鶴亭常論道講德誘進孫子論著述作優遊卒歲矣
文政改元冬年七十七著清音樓文集五卷上木先
是有初編二編及忘形集皆行于世君以詩文相親
善者 大朝精里先生尾藩滄浪先生水藩翠軒先
生久留朱石梁先生福山茶山先生等就中最與石
梁先生善以故所既著者多出于石梁先生之選矣
老年又喜禪理與尾州隱山和尚信州願王和尚尾
之顧鑑和尚卓洲和尚善時時參禪其所往往有覺

悟云君老竦寒而木曾寒威嚴於諸州是以每歲或
避于尾陽或逃於江都前今三年避寒在江都滯至
去歲冬一日謂侍臣曰於今年明年交大發病不如
歸故邱而終焉左右皆以為戲相共答曰今也水冰
地凍之辰也君每以此辰之尾陽若江都而向風霜
凜烈之鄉無乃不可乎不可急促治裝十月四日發
江都十一日到木曾到則日賦詩圍棋無異平昔十
一月五日少欠和然猶自若今茲文政六年癸未正
月二日大發病言語蹇澁痰飲為祟吐納哮喘氣形

清音樓詩集 卷之四
共億一如中風萬方不瘳十六日卒于別館距生寬
保二年壬戌三月六日享年八十二矣浮屠氏謚曰
德光院越二十八日例葬于郭東萬松山中即先塋
之所在也君敵配宗天夫人小笠原長暉之女也生
二女第一女配吾家大父第二女配吾家君蓋家大
父君之兄子養以為子家君細川侯友封玄蕃頭興
晴次子來繼吾家夫人及二女皆先卒側室鈴木氏
生男蚤卒永井氏生女為家君繼室即祺之母也勝
山氏生女推名氏生男亦皆幼喪矣君性溫容恭謹

能下人其為政也不敢自尊必任賢使能重賞輕罰
設人有讐不苟小規之唯責其大指而已是以上下
和愜四境謐如雖閭閻小民莫不咸欣戴焉又事親
至孝鮑山君有病君衣不解帶躬親調湯藥而進及
其沒也哀感過人其於宗貞夫人亦如之每言及考
妣事未嘗不泣然下淚也又能修身齊家及其新立
專意政事然家承先代餘弊積逋如山雖以邑入之
半不能供其息君深患之夙夜思償焉或謂君曰舊
來之債多矣假令有良平之知安能洗脫是徒費精

神耳於政何益之有弗聽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國用不足臣民胡濟益覃思於治力為儉約雖積逋漸減其所餘尚居多當是時石作貞作勘司君為謀之貞乃召諸債主謂曰我君為政而廩國用不足親力儉約以濟臣民然諸君徒責不可得之債阻君之仁貞竊為諸君不取也諸債主聞之大感服各爭折券且至別納金以助國用於是數年之債一旦洗如也初君幼受程朱學某師及壯讀物子之書遂信其說晚年稍知其說非也將有所論著未成又少好遊獵

愛山水出遊跋涉必使從僕齋書息馬則出而讀之且好遠遊登山者一遊京攝之間者凡三之尾陽若江都者無數也而至未曾名勝無所不搜索也夫氏其出也必詩之文之以充他日之觀君作詩文甚惡奇屈之語其詞必出于中情故用常用之字以範自運又讀書精密若使人讀有疎漏必顧又好左氏其所難解資諸諸書以為注其說多發明古人之所未發未命剞劂藏于家焉又曾輯吾家遠祖以降異事以書諸日乘積為數十卷方他日有事時有司欲

得故事而行索諸典籍不得乃請君披之昭昭乎明矣使祺繼其後亦藏于家焉又好兵學悉涉諸流尤喜長治流常盡心于武備新殿甲冑數百有家士貧無其具者出而與之又多能自射騎槍刀之技至國禮和歌箏笙書畫肩鼓圍棋各有其師頗超等倫居恒語祺等曰人立志為最難志不立故多一簣而廢苟能立志舉一藝衆技必從又曰有文而無武譬猶車失隻輪不可以行也且吾家世守關門汝等宜常兼脩文武上以答主恩下以不辱祖先若夫燕居

暇逸不置意於此一旦有事破膽寒心遂至失計策上下陷乎塗炭豈不悲乎臨終有詩曰良子臨終何所言吾家世世守關門關門美矣山河固惟須講武答主恩祺也不幸生遇君晚年奉仕僅十餘年又幸生遇君在世得聽家庭之訓然於其善事佳行十不能知一二姑概萬一作狀不勝懇切恐懼之至曾孫良祺稽顙拜撰

蘇門其踰公曩祖曰宗用君關原之亂屬神祖有
 功亂平賜邑于濃州世住木曾治邑政兼司福島關
 後及木曾入尾封亦從屬尾儀如古之附庸自宗用
 君安嚴相承七傳至公公生穎敏幼好讀書精苦過

蘇門山邨公墓碣

今茲文政六年癸未正月十六日從五位下朝散大
 夫山邨伊勢守蘇門公即世木曾福島之別館越西
 月今主君奉其遺令特差侍臣武居端齋行狀遠踰
 海山來我筑命余撰碑文公諱良由字君裕姓大江
 蘇門其踰公曩祖曰宗用君關原之亂屬神祖有
 功亂平賜邑于濃州世住木曾治邑政兼司福島關
 後及木曾入尾封亦從屬尾儀如古之附庸自宗用
 君安嚴相承七傳至公公生穎敏幼好讀書精苦過

人常憂其地寒僻之師友年二十如東都例見君因師事都儒大內熊耳又納交諸名家而歸會其臣石作貞遊學業就歸公大喜日夜相與切磋熊耳沒又通書勢州南宮大湫平安江村北海問業業益進矣天明元年年四十考仁光君告老公代立研精政治會東北諸州大饑木曾尤甚公為振恤盡方貧民免死亡者無數尾公聞而喜之賜物賞焉尾公既喜公之義欲召委國政而事在異典乃請大朝使公冢子嚴其職封引公為國相別賜祿三千石

數年叙爵得稱國號公家世無此例至公始得之公相尾十餘年當時尾之以善政著稱于世蓋公與有力焉寬政十年年五十七以疾辭職尾公優命可之為給養老祿若干公素好撰述筆研不離手國史疑物諸編頗既就緒既而為尾相職務鞅掌素好中阻及其歸老投閒餘裕綽然復大脩舊業起別館於福島又造清音樓仙鶴亭以為講述之所時又或遊尾或出東都遷徙往來優游自養後留都三年眠食無異一日忽戒侍臣曰輒束裝冬春之際吾病未曾

先世墳墓之地吾不如歸取終焉衆不信進曰君常怯未曾之寒今霜威日至諱待春暖不可以十月歸至正月果大病病纔踰旬奄然而逝人皆竒焉公所著清音樓集二編及忘形集前既上木後自加刪潤併近稿定為文集五卷行于世公既專志文事又大脩武備以木曾國家要地先世以來守禦術定至公益整備之察地形教士民治器械習戰法緩急之要具悉無遺又好講兵學廣涉諸流最喜長治氏之業性又多能自弓馬刀槍及笙箏書畫圍棋之技各

有師法畧入其妙初公之立為邑主也其家承先世之餘弊宿債重累有司束手不知所為公乃與勘司石作貞謀建之方施為得宜積逋盡解公為人謙恭溫容可掬其治邑不敢自專必使賢能重賞輕刑甚得衆心於是乎上下和愜家富民悅邑政大振矣公以寬保二年三月六日生享年八十二葬於萬松山先塋之域焉久留味檉島公禮撰

清音樓遺稿卷之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010190524545

